

原住民文學研究概述

陳伯軒

一、前言

要回顧一年度的台灣原住民文學創作，就會意識到每年定期舉辦的台灣原住民文學論壇與年度的原住民文學獎如此重要。原住民文學獎鼓勵原住民作家持續創作參賽，多年來，有許多不同的面孔，都曾在此獎項上展現自己的創作成果，而原住民文學營、文學論壇等活動，也替每年的原住民文學獎進行了推廣與研究。這股力量雖然稱不上氣勢磅礴，但卻是持續穩定的蘊藏著、累積著能量。至於大家耳熟能詳的原住民作家群，今年出版的文學創作集者有乜寇·索克魯曼、巴代分別出版兩本，夏曼·藍波安、奧歲尼·卡勒盛、利格拉·阿鳩各出版一本。除此之外還有原住民文學翻譯計畫、口傳文學、相關研究與讀者回響等，本文針對這些成果，進行一番大致的概況回顧。

二、文學活動與文學獎

（一）104年第6屆「台灣原住民文學論壇」

由山海文化雜誌社舉辦的104年第6屆「台灣原住民族文學論壇」於9月11-12日，在國立台灣文學館舉辦。共分為幾個主題：「年輕世代原住民文學的研究與觀察」、「文學對話」、「原住民影像的詮釋主體性與部落守望」、「原住民文學與展演」、「原住民文學的在地思維」、「認同與書寫」、「原住民文學的國際視野」、「綜合

座談——原住民文學新鮮事」。

（二）第19屆「台灣文學家牛津獎暨田雅各文學學術研討會」

10月由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國立台灣文學館舉辦第19屆「台灣文學家牛津獎暨田雅各文學學術研討會」，這是台灣文學家牛津獎第一次頒發給台灣原住民作家。田雅各（拓拔斯·塔瑪匹瑪）的文學創作早慧而成熟，對台灣原住民漢語文學的發展影響深刻，其貢獻有目可睹。然而近年來田雅各鮮少再有創作發表，亦不熱衷於參與文壇活動。在研討會的當天，他維持著一貫的低調並未出席，而是由家人代為領獎。研討會開場，由泰雅族作家瓦歷斯·諾幹發表演說，隨後有9篇論文集集中討論田雅各的文學成就以及相關的原住民文學議題。會後，有若干篇論文收輯於《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5卷4期（12月）。

（三）原住民族文獻發表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於12月舉辦《原住民族文獻·第4輯》新書發表會，本次活動邀請6位對於原住民文獻有專精研究的學者專家：孫大川、童春發、劉益昌、詹素娟、康培德及林素珍參與「文獻講堂」，並各就其研究領域相關面向分享原住民族文獻的運用及其價值所在。現場由太魯閣表演藝術家帶來開場表演，會後並開放現場提問與討論。

（四）《vaay——104年第6屆台灣原住民

族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出版

「Vaay」，為達悟語，意謂「家」，以此意象，形塑了「回到文學的家」之意涵。本屆文學獎來稿合格稿件計115篇，包括小說20篇、散文41篇、新詩45篇以及報導文學9篇。小說組評審為舞鶴、里慕伊·阿紀、浦忠成、楊澤、董恕明，散文組評審為巴代、李永松、楊翠、駱以軍、簡齊儒，新詩組評審為瓦歷斯·諾幹、邱金士（奧崴尼·卡勒盛）、顏艾琳、向陽、林志興，報導文學評審為利格拉樂·阿鳩、黃美英、晝日羿·吉宏、啟明·拉瓦、馬紹·阿紀。

今年小說獎首獎2名同分並列：陳宏志（瓦力司，泰雅族）〈村裏消息〉、林金玉（Wagi Shyac，泰雅族）〈能加社之光：斯土、斯人、斯情之嘆詠〉，第3名為陳筱玟（希楠·瑪德嫩，達悟族）〈遺書〉，佳作3名：潘鎮宇（排灣族）〈姊妹〉、朱仲一（Kalih takes tityun，賽夏族）〈迴游·Ataw lobih〉、劉光華（Walice Zilo，泰雅族）〈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散文組首獎：程廷（Apyang lmiq，太魯閣族）〈tminum yaku·編織·我〉，第2名幸光榮（迪樣·馬督雷揚，布農族）〈味覺紀事〉，第3名潘貞蕙（Yaway Suyun，泰雅族）〈你們是世上的光〉，佳作：胡信良（尤命·魯亮，泰雅族）〈記憶臍帶〉、鄧惠文（Meng Nen，排灣族）〈石板欲語〉。

新詩組首獎潘宗儒（排灣族）〈失神〉，第2名黃璽（Temu Suyan，泰雅族+布農族）〈鬧鐘上的主觀泰雅爾族詩〉，第3名撒韻·武荖（Sayum Vuraw，撒奇萊雅族）〈蘭嶼之歌〉，佳作2名：嚴毅昇（阿美族）〈逐漸混色的海洋——致夏曼·藍波安〉、

根阿盛（伊替·達歐索，賽夏族）〈部落之歌〉。

報導文學組則以布農族的趙聰義（沙力浪）〈百年碑情〉獲得第2名（首獎從缺），第3名為哈寶兒·瓦它（Habaw·watach，泰雅族）〈最後的hmnguq家族〉，佳作3名：徐昱萱（Lpiq Matay，太魯閣族）〈我之所以為我的土地故事〉，李真理（Yaway，泰雅族）〈彩虹橋的約定〉，林嘉鴻（Singfo Masako Odos，阿美族）〈話我勤祖〉。

除了以上幾項重要的文學活動與文學獎外，教育部104年度原住民族語文學獎亦如同往常定期徵選作品。也定期會發行得獎作品集展示成果，原住民族語文學的創作雖然不如漢語文學那樣被重視，倘若日積有成，相信對原住民文學的發展會提供更多元的可能。

三、文學作品集出版

（一）乜寇·索克魯曼《我為自己點了一把火》（台北：山海文化）、《我聽見群山報戰功》（新北：遠景）

以奇幻小說《東谷沙飛傳奇》聞名的布農族作家乜寇·索克魯曼，在2015年出版了兩本創作集。3月由山海文化雜誌社出版的《我為自己點了一把火》，可以看出乜寇執筆創作以來的軌跡。此書分為四卷，分別為小說、散文、新詩與文化評論，過去乜寇的幾本書都有明確的主題，因此一些曾經得過文學獎或散落於各報章雜誌的作品，直到了此書才有機會集中出版。當中包括2000年第1屆「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散文組第3名的〈1999年5月7日生命拐了個彎〉、2001年第2屆「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小說組的佳作

〈風兒不再來〉。另外，2007年發表在《INK 印刻文學生活誌》的〈殞落〉，正是《東谷沙飛傳奇》的首章。8月，由遠景出版公司出版了詩集《我聽見群山報戰功》，此詩集分為3卷。卷一主要是漢語詩歌的創作，當中頗有回應政治社會時事者，譬如〈悼，一位孩子之死〉，乃為悼念反黑箱課綱學生領袖林冠華而作，〈泰雅族，一個了不起的民族〉寫2015年蘇迪勒颱風對烏來的破壞及泰雅族團結救災的精神。卷二與卷三，主要以族語創作，後附中文翻譯。此詩集重收了〈搶救石虎弟弟〉、〈為山祈禱文〉、〈Pis'sa'sapuz 起火吧！〉3首已在《我為自己點了一把火》的詩。不過仔細比對後，《我聽見群山報戰功》對此3首詩的內容都做了些調整與修改，讀者可相互參看。

（二）巴代《最後的女王》（新北：印刻）、《暗礁》（新北：印刻）

卑南族大八六九部落的作家巴代，除了《薑路》為短篇小說集外，幾乎都以創作長篇小說為主。2015年，他出版了兩本長篇小說《最後的女王》與《暗礁》。這兩本小說故事的時代非常接近，都是發生在1870年代。《最後的女王》主要敘述東台灣「彪馬社」因天花瘟疫肆虐，加上清代官府威逼，使得勢力由盛轉衰。從母親西露姑手上接收番社治理權的達達，必須因應各種局勢變化，肩負著讓番社重返光榮的重大責任。《暗礁》則是尋找歷史記憶，利用文學的想像重建19世紀的「八瑤灣事件」：「1871年，宮古島人野原茶武隨船經歷海浪駭人的衝擊並飄流後，抵達一無所悉的區域。船身遭到摧殘並因觸礁而卡在兩座暗礁間，整艘船的飲水和糧食所剩無幾，而登陸後僅剩

的隨身財物也被漢人搜刮一空。」（封底題詞）。擅長「以文作史」的巴代，往往能夠從有限的文獻中，藉由文學的想像滲透於既定的歷史詮釋縫隙裡。根據他在《最後的女王》的後記〈梁紅玉是卑南族人？〉自述，他預計撰寫8部11本的長篇小說，「企圖藉由這些歷史人物的現身展演，拉展卑南族進入異族文字紀錄的歷史縱深，清楚釐清東台灣一直以來族群間彼此的對位關係。」（頁270。）

（三）夏曼·藍波安《安洛米恩之死》（新北：印刻）

2014年甫出版篇幅恢弘《大海浮夢》的夏曼·藍波安，本年度又緊接出版了《安洛米恩之死》。此書的故事主角，在《老海人》中的〈安洛米恩的視界〉即有現身，另一名主角達卡安的故事，也曾寫成〈浪子達卡安〉。到了《安洛米恩之死》以長篇小說的篇幅，萃取出安洛米恩一生不屈從於現代文明與知識體系的價值。對於現代文明與漢人知識的反思，固然是夏曼·藍波安一直以來關懷的主題，在《安洛米恩之死》更是仔細展演了被視為「神經病」的安洛米恩，如何捍衛達悟族人的權益而蒞臨抗議核廢料的現場。從〈後記〉可以得知，無論安洛米恩、達卡安都是部落中真實的人物。但這並不意味著夏曼·藍波安的小說缺乏浪漫的想像或經營。在《安洛米恩之死》的第4章中，特別寫出了安洛米恩的情欲世界。他認識了名叫Q果的女孩，在短暫的相遇與互動之中，作者把安洛米恩細膩的情愫與心理轉折寫得非常細膩且真實，男女之情雖然不是此書創作的主軸，但是卻能夠與夏曼·藍波安一貫浪漫的筆調揉合蘊配，相得益彰。

此外，夏曼·藍波安的《冷海情深》也於今年由北京三聯書局出版簡體字版，加上副標題為《冷海情深：達悟男人與海的故事》。此書獲得「2015年4月百道好書榜·文學類」、「深圳讀書月2015年度十大好書100本初選書單」等推薦。

（四）奧崙尼·卡勒盛《消失的國度》

（台北：麥田）

奧崙尼·卡勒盛《消失的國度》由追溯部落族人被迫遷徙的歷史，先是部落大遷移到了好茶村，爾後又遷往了新好茶。2009年八八風災造成新好茶村滅頂，族人的生活與文化難以為繼。儘管來到了禮納里永久屋，卻讓作者警覺到，真的已經離開山中故鄉的事實：「不僅離開了祖先以上千年守望的田園家鄉，我們在啞啦勒歌樂地段之新部落也徹底消失了。於是內心覺得，僅剩的生命外殼和表層的特色，以及我們文化外衣——圖騰，也會在鑄光永恆歲月的未來，因融入多元文化的大熔爐。使我們不得不變色而後消失於融化中。」（頁21）本書詳細的描述了部落的遷徙歷史與原因，而對於部落族人一次又一次想要探路回家的渴望與行動，也有仔細的敘寫。奧崙尼·卡勒盛的文筆質樸卻充滿古淳的詩意，尤其在部落接二連三慘遭天災襲擊的情況下，作者對於大自然的禮敬與讚嘆卻依然充滿了溫厚而謙卑的深情。在此書中，我們不時可以讀到作者與大自然的情感相互流動，用體貼而溫情的心懷，去訴說著整個族群面臨殘酷考驗後的血淚歷史。

（五）利格拉樂·阿鳩《祖靈遺忘的孩子》

（台北：前衛）

交織於原住民與女性的雙重邊緣身分，使得利格拉樂·阿鳩的創作屢屢成為研究者

或評論者關注的焦點。只是大家也沒有料想到，在上個世紀密集書寫出版的阿（女烏），忽然會在新世紀降臨之前，放慢了步調，直到《祖靈遺忘的孩子》再見新作。嚴格意義講來，《祖靈遺忘的孩子》並不完全是新著。此書分為二輯，前半部是從過去的3本著作中精選出來，挑選出來的題材幾乎都是以母家人物故事為主。從〈眷村歲月的母親〉到〈落難貴族〉選自《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紅嘴巴的vuvu〉、〈被遺忘的祭場〉出自《紅嘴巴的vuvu》；而《穆莉淡Mulidan——部落手札》則挑選出〈永遠的愛人〉到〈巫婆，再見〉等7篇。在編次上，就是按照3本書出版的次序，再由個別集中的前後順序羅列而成。輯二的題材可見作者近年更多關於個人生命經驗的轉換，寫婚變（〈生命的記憶——關於女人〉）、寫小妹的死亡（〈帶一束桔梗去看你〉、〈彩虹衣與高跟鞋〉）、寫失婚後與孩子的相處（〈夢〉、〈再見，油桐〉），都不必再串成什麼偉大的歷史格局或是覆蓋上一個可怕的社會體制。這些感受源於很真實的小我經驗——當孩子噩夢，母親心疼，這樣的人倫關係不必再制式地聯繫到任何不公不義的體制下詮釋，確實能夠在此亦新亦舊的創作集中，嗅聞到一些不囿於以往的氣息。

除了以上的作家作品集外，里慕伊·阿紀等原住民小說的翻譯成果也出版了*THE ANTHOLOGY OF TAIWAN INDIGENOUS LITERATURE: Short Stories*（台北：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口傳文學的部分另有簡史朗《逐鹿水沙連：南投縣邵族口傳文學集》（南投：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出版。

四、學位論文及期刊、會議論文

在此一年的學位論文中，與當代原住民文學研究直接相關的博士論文有陳伯軒〈台灣當代原住民漢語文學知識／姿勢與記憶／技藝的相互滲透〉，本論文從台灣當代原住民漢語文學作品探討原住民傳統知識領域的文化價值及其對文學創作的影響。論文主要的4章，分別對應了論題的「知識」、「技藝」、「姿勢」、「記憶」。陳伯軒由道家思維的角度入手，試圖鬆動「知識」的邊界，不把「知識」視為某些特定的概念素材，而是承認一種「行動中的認識能力」。換言之，他期待能夠由台灣當代原住民漢語文學作品，了解原住民如何認識這個生活世界。

陳文之〈《生番傳說集》與《原語台灣高山族傳說集》之研究〉，以民間文學學術領域中，具備國際通用性的「情節單元」與「故事類型」為分析工具，研究日治時期兩本收錄原住民口傳敘事的專著《生蕃傳說集》、《原語による台湾高砂族伝説集》之中譯本，並將此二書所分析的數據，與近年符合學術要求的田野調查採錄資料，做進一步的比對與論述。

其它不直接涉及當代文學但與原住民族研究相關者有陳昱升〈清初《諸羅縣志》中有關西拉雅族群語言記錄之研究〉，本論文認為，漢人既是影響當時平埔族最深的族群之一，因此有關平埔族語的消失原因，在諸多漢人紀錄中應能得到些許重要線索，故以方志中「原住民語擬音」應該存在著值得探究的線索。本論文以資料最豐富的《諸羅縣志》為研究素材，希望能全面性的檢視該紀錄所欲傳達的各種文化議題，以此補充長久

以來有關台灣平埔族語言較為缺漏的遺憾。

期刊論文與會議論文方面，有陳伯軒〈被觀看的力量——台灣當代原住民漢語文學的自我符號化與遊戲批判力〉（《靜宜中文學報》8期，12月）、〈原住民文學與道家思維：一種研究方法的嘗試〉（《台北大學中文學報》18期，9月）。這兩篇文章是由陳伯軒的博士論文延伸而來，〈原住民文學與道家思維〉以跨文化的詮釋出發，從當代原住民文學中「捍衛第一自然」的基本精神，聯繫道家復返自然的行動方向感，試圖為當代原住民漢語文學的研究，開拓新的詮釋路徑。〈被觀看的力量〉則是從文學的展演出發，探究原住民創作者為了因應讀者或評論者的眼光而自我展演的虛構性，這種虛構充滿了一種遊戲的特質，從而產生了一種對於觀看者的戲弄。

陳芷凡〈田雅各、巴代等人的都市書寫策略與世代關照〉（《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5卷4期，12月）認為，相對於田雅各一系列的作品彰顯了原運後原住民思考「我是誰」，巴代的《巫旅》或Nakao Eki Pacidal《絕島之咒》則是藉由空間的移動與新舊世代、不同文化的交會，從而反思傳統，也帶出新世代原住民族斟酌「我們應該說哪一個名字」的時代考慮。

許雅筑〈主體與族群意識的思考：觀察矢多一生的日治時期其人與其文〉獲得2015年原住民族研究論文發表會社會組優選，此論理論觀點上，借鏡吳叡人討論原住民自治主義意識形態雛形之「國家發展自治主義」（state-developed autonomism），以日治時期台灣原住民鄒族青年矢多一生其人其文作為討論對象，試圖討論原住民在面對皇民化、

日本化、近代化等議題時，其有何反省或發聲？矢多一生呈顯出何種姿態？查探矢多一生如何在國家教育殖民主義意識形態與政策體制中，思考或發展其主體認同與部落意識。

四、結語

學術研究以及讀者的討論回應，對於原住民文學的發展而言是重要的推進力。那使得原住民文學在某些場域更能夠被討論、被看見。無論是學術研究或是讀者回響，都不會也不該只是一味的盛讚頌揚。《秘密讀者》在2015年9月號討論了巴代的小說《最後的女王》，刊登了兩篇作品〈最可惜的女王：《最後的女王》〉和〈以「小說」寫史？——巴代《最後的女王》的小說技術商榷〉，光從文章的題目就可以窺想，這兩篇文章對於《最後的女王》的文學技巧頗有質疑之處，同時，《秘密讀者》也安排了作家對於這兩篇文章進行回應。評論者與創作者的互動，常常會有某種競合上的張力，而這種力道若能善用之，正足以促使文學創作與文學評論產生更多有意義的作品。

回顧原住民文學的年度概況，除了作家辛勤筆耕之外，文學活動、文學獎、論壇、學術研究、讀者回響，無一不是使原住民文學得以受人矚目的契機。原住民文學獎鼓勵原住民作家創作，文學論壇亦設有年輕世代原住民文學研究觀察。除此之外，我們還需要更多的課程、活動、講演、書評等，讓原住民文學的創作與研究成果，進入公共平台，持續討論反省，持續精進生發。